▲中英劇團新劇季開幕劇目《象人》海報

睽違三十年 戲劇性更強

King Sir將《象人》重現舞台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King Sir喜歡《象人》，所以念念不忘，三十年後又將這齣戲搬上香港舞台。不同的是，上次與香港話劇團合作，今次與古天農導演以及盧智燊等一衆演員聯手，以「外表醜極內心卻美極」的象人的故事，爲中英劇團新劇季揭幕。

化妝越眞越傷戲

「象人的思想好美，與衆不同，充滿詩意。」King Sir說。

因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根據眞人眞事寫成的劇本《象人》，因了角色摹寫的詩意，紐約作家班納・龐馬蘭斯（Bernard Pomerance）拿到百老匯東尼獎、戲劇之桌獎和紐約劇評人獎。後來，美國導演大衛・林奇（David Lynch）將其改編成電影，又攬下法國凱撒獎最佳外語片獎以及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導演等一衆獎項。不過，King Sir說自己今次與古天農合導的《象人》「與同名電影很不同」，「劇場性強，有的地方寫實，有的地方好虛」。

因爲「虛」，於是需要觀衆將想像力填進去。開篇處的馬戲團一景，並不「硬梆梆」在台上戳些木樁和套環，又或燃一個火把放兩對彩蛋，而是用一副破爛又髒兮兮的帷幔，暗示某種落泊和寂寞。而劇中象人，不像電影男主角扮演者約翰・赫特（John Hurt）那樣戴面具出場，也無需在臉上身上黏滿「椰菜花式的毒瘤」。「作者在劇本裡寫明了，象人是不需要化妝的，妝畫得越眞，就越傷害這戲。」King Sir說。

於是飾演象人的盧智燊在劇中，只是彎了一條腿、歪着嘴巴說話而已。

言語想法中讀出美醜

不過，單這兩點，就足夠考驗演員功力。三十年來，不斷有人問King Sir什麼時候重演《象人》，King Sir等了三十年才找到適合的演員。「這個角色需要有些功力的演員才能做到，因象人上、下顎變形，講話不能講得太清楚，但講不清楚又不可以讓觀衆聽不明白」。

盧智燊記得，《相約星期二》在北京演出時，King Sir和他某次在酒店大堂小坐，King Sir突然對他說：「我這裡有個角色，很適合你演喔」。

那個角色，就是象人。在演藝學院讀書時已讀過這劇本的盧智燊，覺得情節架構精彩，且主旨又具普世性，就將King Sir這話記在心上。今年中英劇團五月開始的新劇季，逢「盛女」一詞「鬧到滿城風雨」，盧智燊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象人》。

「樣貌，眞的這麼重要嗎？」帶着這問題，盧智燊開始往象人的世界裡走，從角色的所言所想中讀出「美」與「醜」的辯證，讀出象人身邊一衆自詡高尚的人的虛僞。此前從未飾演過殘障角色的盧智燊直言這一路走得並不容易，不容易在總是歪嘴巴擰着脖子說話，不容易在如何演出象人的純眞和詩意，「又不能太用力」。

「我覺得演戲最難的，是不加任何虛飾，是simplicity。」盧智燊說。

第一幕中有一場，象人被醫生從馬戲團中救出，暫住在醫院。威爾士公主等從演員肯達太太那裡聽說了象人在馬戲團被虐待的遭遇，相繼帶禮物來探望。只不過，這些探望和善意，都很表面，「都是在利用象人的純潔」。甚至將象人從馬戲團帶出的醫生，也並非全心對象人好，只是將他視作醫學上的實驗品而已。

除了肯達太太。「劇中只有這位女演員，眞正關心象人。」King Sir說。

回歸「正常」是悲劇基點

劇中，King Sir最喜歡的段落是肯達太太「除衫」。在象人面前，肯達太太脫去上衣，露出雙乳和渾圓臂膀，希望從未見過女子胴體亦未嘗過愛情味道的象人，能少一件憾事。King Sir選擇今年新加入中英劇團的演員高少敏扮演肯達太太一角，看重的正是她身上的成熟美。

而另一場令盧智燊印象深刻的戲，是第一幕尾，肯達太太與象人牽手。這個在平常人眼中並不稀奇的舉動，在象人那裡，卻是頭一遭。「他笑了，覺出人性的美。」盧智燊說。

然而，笑過牽過手，卻繞不開悲劇的宿命。表面上看，象人離開馬戲團離開虐待和摧殘，是重拾了自由。而這自由的代價，是他一步步走進所謂的「正常生活」後面對的精神上的迷失。King Sir覺得，《象人》的精彩，在於某種反差，「正常人的非正常」與「非正常人的正常」之間的發差。

◀King Sir（右）三十年後再導《象人》，找來盧智燊（左）扮演象人　本報攝

「象人向所謂的『正常』的回歸，正是全劇的悲劇基點。」盧智燊說。

里爾克有詩：誰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象人的孤獨，在於他與俗世與勾心鬥角的格格不入，在於他的本眞和純粹。回來，回到喧鬧庸常的生活裡，只得放棄或妥協。盧智燊說，象人對神對宗教「有很多詩意的想法」，對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愛情有迥異於他人的理解。King Sir說，象人是藝術家。

而在世俗中見得多了，這樣一顆敏感的藝術家的心，亦難逃被侮辱被毀滅的運命。二十五歲那年，象人砌好一座教堂模型後，平躺在床上，窒息身死。King Sir說，象人自殺的原因，仍是個謎。這謎，或許只有孤獨，才得解開。

中英劇團新劇季開幕劇目《象人》，將於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葵青劇院演藝廳演出。五月三十日晚設社區專場，查詢可電三九六一九八〇〇。

▼劇中女演員肯達太太（右，高少敏飾）在King Sir看來，是唯一關心象人的人　本報攝

▲盧智燊扮演的象人，不需要化妝，也不需要像同名電影中那樣戴面具出場　本報攝

奇珍異寶亮相深圳文博會

▲重達五公斤半的巨型和田玉璽

【本報訊】**記者薛鈐文深圳報道**：在昨日結束的文博會中，各參展商拿出看家之寶吸引採購商和觀衆的注目。

四號館中的《金絲繡九龍圖屏風》爲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潮繡傳承人孫慶先之作。孫慶先說：「這歷時三年多創作的《金絲繡九龍圖屏風》，目前市值一千多萬人民幣。」

該屏風共九扇，全長六點九米，由四十萬米金線在薄如蟬翼的眞絲面料上繡成，是繼《龍騰盛世》（國家博物館收藏）後的第二幅巨作。因其爲雙面繡，正反兩面看上去，每條龍均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重達五公斤半的巨型和田玉璽亮相一號館福田展區。這尊玉璽由上等和田玉製成，雕工精美，展會期間問詢者不斷。古玩研究專家介紹：「在和田玉收藏界，有『玉大一分，價高十倍』之說」，本次深圳文博會現場驚現重達五公斤以上的巨型和田玉璽，不僅藏界罕見，亦爲中華玉璽史上所罕見。

慎防中招

事事關心

威少

爲期七十天的倫敦奧運聖火傳遞即將展開，這象徵着奧運倒數階段的正式開始。準備參賽的各國運動員不僅要閉門苦練，而且還要避免意外。這裡講的意外不止是傷病，同時還包括因吃了某種食物而導致藥檢不合格，最終被取消參賽資格。

英國電視台ITN最近的報道說，中國奧運選手已被禁止到餐館吃飯，只能在訓練基地的餐廳裡用餐，以防因誤食某些調料而出現藥檢不合格。電視台記者採訪了備戰奧運的中國游泳隊，一位教練說，中國運動員接受的檢驗是最嚴格的，訓練基地的餐廳有專門的供貨渠道，能保證食品的安全可靠。

其實，國家隊的小心謹愼乃事出有因，全世界都知道中國食品受污染的情況非常嚴重，造假的醜聞不絕於耳。一些食品添加劑和做菜時使用的配料即使對人體無害，仍有可能因化學作用而令運動員的血液或尿液中出現某種成分，導致他們被國際奧委會的藥檢部門認定爲服用了違禁藥品。在這方面，以往有過不少慘痛的教訓，所以國家隊才痛定思痛，禁止備戰奧運的運動員外出用餐，這不僅是對運動員負責，也是爲了維護國家的榮譽，藥檢不合格與興奮劑醜聞基本上是劃等號的。

中國人在做飯時喜歡添加各種調味料，其中的一些屬於中藥材。有時是以食療爲目的，有時只是爲了增加口感。老外大多不懂這些，只認定化學成分，所以沒必要也沒可能給他們逐一上課。爲避免被冤枉，運動員們只能暫時忍忍口，等奧運歸來再大快朵頤。

如何認清自己

南墻集

阿　濃

一班中學生將會於暑假來加拿大遊學，學習項目之一是會見當地學者和知名人士，聽他們講述人生經驗和奮鬥經歷。阿濃有幸被選中，與他們會面兩小時。一些提問已預先傳來，讓我有所準備。其中一條是如何認清自己？

這的確不是一件易事，有人活到八、九十歲，還會做一些不適當的事，甚至是蠢事，外界一致的評論是無自知之明。此人有學問、有閱歷、有專長、有見地，還會犯這樣的毛病，可見認清自己之難。

我們常感別人不了解自己，所謂「相識滿天下，知交有幾人？」甚至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說明自己對自己的了解與別人眼中的自己有落差。

又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詩：「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說明自我認清之難。

老話：「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卻又說明第三者的角度是多麼重要。

總括來說認清自己要自我認識加第三者印象。

自我認識一定要忠實，客觀，不逃避，不容情。許多事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加分還是扣分難道還想自己騙自己？

收集第三者對自己的印象，十分不易，因爲對方有戒心怕得罪你，只能從眞正的死黨和死敵口中得知，然後組成一幅拼圖，庶幾近矣。

低頭族

紐約抒懷

王　渝

玲玉從台北來，在地鐵中對我說：「你們紐約人好像夜裡都做賊去了。車廂裡，好多人都在打瞌睡。」紐約的地鐵老舊，車聲轟隆隆，頗具催眠作用。我問她台北人在地鐵裡做什麼。她回答道：「你又不是沒見過。都是低頭族，忙着跟手機打交道。」

談到手機，玲玉怨聲載道。她上中學的孫兒，整天手機不離手。跟她沒話說，跟媽媽也沒話說，簡直可以說跟身邊的人都沒話說。最讓她想不到的是，人到中年的女兒也跟她沒話說，也是低頭族，耽迷於電腦。女兒跟一夥美國老年人聊天聊得熱火朝天，說是在練習英文。

玲玉單親帶大女兒。女兒又步她後塵，獨自養大兒子。玲玉是英語老師，女兒不肯跟她學英文，倒在網上跟外國老人打成一片。她好奇，看女兒在網上聊什麼。看到的是女兒的破英文。但是，那些老人家卻對女兒的英文多方稱讚。我說：「我要是你女兒，也不請教你。你從來不稱讚她嘛。」

我們到了餐館，約好的朋友已先到。朋友帶來的兩個孩子，招呼我們一聲，就各自玩起手機。點心上了好幾碟，他們還不曾動筷子。朋友發火地對他們吼道：「你們不吃飽，不准玩。」兩個孩子立刻放下手機，風捲殘雲地猛吃，接着馬上又低頭玩手機。我對玲玉說：「我們紐約低頭族也不少啊。」

壞人長命？

采蘋

舒　非

我說，此人年少壞事，在小島上可謂臭名昭著。但他從來都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當然了，越不用反省，就越不會痛苦，不會痛苦的人自然就健康又命長了。朋友點頭稱是，她有親身的經歷，不用我多說。

好人命短，壞人長命，是一種憤慨的說法，說的人其實心中很無奈。事實當然不全是，有好多百歲老人是品德高尚，德高望重的。例子當然也不在少數。其實我想說，即使眞是沒有天理——壞人個個都比好人長命，那我們就能眞的去做壞人幹的壞事嗎？我們做得到傷天害理的事嗎？恐怕也不是每個人能做到的。

我問跟我討論的朋友，你能做到像前面講的那個人，爲了讓兒子申請來香港，千方百計找來女兒的同學結婚，生了個兒子之後，男人逃之夭夭，對小孩不聞不問。父子做這樣過河拆橋的事，你做得出來嗎？

吃得下

生命特寫

葉特生

吃不但爲了生存，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人生享受，是人活着最基本且卑微的權利。

死刑有許多種，把人餓死，我認爲是最殘忍的一種。

吃的時候，整個口腔每個器官都在發揮作用，舌頭是主角，舌尖舌緣、舌前舌後各有酸甜苦辣鹹不同的敏感區，還有不同的觸感，靠舌頭捲動那些糯軟的食物，湯圓一種感覺，糯米糍一種感覺，煨番薯又是一種感覺。我大哥當年病重，什麼都吃不下，他說最懷念鹹魚頭燉嫩豆腐，嫂子二話不說馬上煮了一碗，他還是吃不下，把豆腐含在咀裡很久，閉着眼睛說想起童年。

那次是他死前最後一次享受了。

牙齒和舌頭不同，牙齒沒有味覺，全靠觸覺。如嗑瓜子，以齒尖剔出小瓜仁，就是觸感的趣味，若是吃別人剝好給你的瓜仁，則毫無滋味可言。

年輕的快樂，就在於吃得下，吃得多，不必管太鹹太甜或膽固醇，牙齒健壯，即使大閘蟹，番石榴，甘蔗，太韌的牛扒，或太老的牛腩，讓牙齒享受撕咬的樂趣。年紀大了，諸多顧忌，這種樂趣日益打折扣。

假牙和植牙，哪有眞牙齒的質感。所謂「實牙實齒」，不單指着一言九鼎，還包括口腔的享受。

前陣子我的耳下三叉神經中了病毒，面癱了：眼睛，臉肌和舌頭都失去控制，怪形怪狀不打緊，講話和吃飯時，牙齒經常咬到牙肉和舌頭，而且不斷咬傷同一部位，吃食成了痛苦經歷。

飯桌上，人人在快樂，我只有默默忍耐，不想壞了衆人興致。

所以我特別珍惜今天可以自由吃食的時刻，有信仰的人不是在飯前禱告嗎？感謝有飯吃，更應感謝有牙有舌可以吃得下去。

威嚇

雅俗坊

姍　而

某日在港鐵車廂目擊一對三十多歲的男女和一名阿姨爭執。起因是一名多嘴中年婦在男子耳邊報料，說親眼見阿姨手機照了他們的相。那兩個人跳起來，圍着阿姨大聲威脅要報警，一邊就要搶她的手機。阿姨淡定應對，說他們無權檢查私人手機，更表示不會陪玩報警這種無聊遊戲。

女子口音南腔北調，男的看來是地道港人。女的坐下就把腿搭上男的大腿，拿出香口糖，餵男的吃，動靜看來不規矩。在衝突中她瞪眼叉腰「媽媽」髒話不離口，在阿姨臉前掄拳揮掌，威脅要打人。最離譜的是她不住說：如果在大陸，我早就找人打死你了。這時一直不說話的阿姨才開口：別忘了這兒是香港，香港是法治社會。男子顯然知道在香港使用威嚇性語言和動手是要惹麻煩的，極力拉住暴跳如雷的女子，總算沒有大事發生。

有名安裝廚櫃的內地工人來港工作，當時他未拿工作簽證，警方以「非法打工」理由扣留他。他明明沒道理，但向我講述時也是用的這種語氣：如果在大陸，我早就搵人砌（揍）扁佢喇。我笑問：砌警察？你以爲你是誰？

這兩個人面對衝突時，用同一副腔調。是想炫耀自己有人脈，還是身在異地用這話爲自己壯膽？各路人馬來港人數日增，與港人時有摩擦。理可以論，不過在法治之地使用這種威嚇語言和動作，是可能惹上官非的。

遠慮

飛蓬集

少　塵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者，未雨綢繆也。

最近消息，內地「扒手黨」進軍香港失手被抓，引起社會警覺。他們呈團隊狀，一行人中，各自分擔「風」、「謠」、「脫」等不同角色，以提供情報、現場掩護、幫助逃脫，實行「一條龍」作業。

毗鄰香港的廣東盜搶案件頻發，前任省長曾解釋爲經濟發達使然，此言一出，民議沸騰。如今禍延本港，逼迫香港倉皇應對。

「扒手」是用「自由行」的便利來港作案。「自由行」丁財兩旺，繁榮本港旅遊業、酒店業、零售業、運輸業，居功至偉，但「福兮禍所依」，也引來竊賊成群。

香港回歸以來，兩地政經、文化、生活諸多領域交往頻繁，處理得好，利益均沾，達成雙贏。但雙方的缺點、問題、失誤也會比以往更多地影響到對方。如內地的毒膠囊、「雙非」孕婦、購房團等等問題，都已成爲本港社會問題。也曾有內地遊客在港鐵與市民吵架，引起兩地熱議，隔空對罵。像這類生活習慣、教養、思維的差異，甚至是細微差別，近距離都會引起摩擦。以後，兩地關係會進一步密切，飛機、火車、輪船、大巴、私家車頻繁往來，可能出現的好處多多，問題也難免增加。香港人少地小，應付廣衆事件經驗不足，爲避免大的衝擊，一定要未雨綢繆，多研究傾向性問題，早定方策，以防患於未然。

紅綠之爭

東風西風

關　平

王老吉涼茶的「紅綠之爭」，是近日內地網絡討論最熱門的話題。王老吉商標的持有人廣藥集團在法庭訴訟獲勝，收回曾轉讓給加多寶使用的王老吉商標銷售權。廣藥集團生產的王老吉涼茶是綠色紙盒包裝，而加多寶生產的是紅色罐裝，故網民把這次的訴訟說成是「紅綠之爭」。

廣東人有喝涼茶的傳統，街頭街角都見涼茶舖，出售用草藥烹熬的藥湯。據業內人士說，有二十多種驗方，較多見的有廿四味、金銀花、雞骨草、五花茶、夏桑菊等。涼茶沒有獨家秘方，每家涼茶舖都懂烹熬。除了珠江三角洲一帶外，其他廣東人聚居的社區，如香港、澳門、南洋、北美唐人街，都有涼茶舖開設。廣東人認爲夏天最宜喝涼茶，清熱去濕，消暑解渴。我一向不相信這套理論，但小時跟先父出外上街，經過涼茶舖總會喝他一碗，起碼解渴，比喝汽水健康得多，所以並不抗拒。

北方人不喝涼茶，也不相信清熱去濕這套理論，涼茶本來難成大器。加多寶獲得廣藥集團授權後，的確花了不少心思，宣傳推廣做得很成功，把王老吉涼茶這個品牌建立起來，而且深入人心，讓北方人也接受「喝王老吉涼茶不上火」這個口號，才取得如今的市場地位，成爲內地唯一銷量超過可口可樂的飲品，可說創造奇迹。可惜他們開始時沒有取得長期授權，變成了爲他人作嫁衣裳。